



當年的台北體育場棒球場如今變成「小巨蛋」，蔡特龍每天在這裡快步健走，即使斜坡也可以訓練腿力。
(蘇嘉祥／攝影)

蔡特龍

農夫變體專校長

曾清淡 前聯合報體育組組長

做人做事就像投擲標槍或其他三鐵，用力和投擲方向要一致，才能發揮效率；選手勤加練習才能使重心穩定，才能用上力。勉勵學生和選手：「要超越別人，首先要超越自己，如果連自己的紀錄都無法突破，怎麼可能贏別人？」期勉教練們，訓練一定要有良好的生活習慣，教練要做好選手的管理工作，包括生活規律的管理、訓練強度和份量的管理，如此，選手成績才能穩定成長。

夢與傳奇

少年階段的「農夫夢」，蔡特龍只做了一半；青壯年階段的「體育夢」，蔡特龍不僅圓了夢，而且躋身台灣體壇的殿堂！

蔡特龍的奮鬥歷程，看似平凡，卻充滿傳奇，更有驚喜。

2008年9月6日晚上，當樂聲、掌聲響起，當時71歲的蔡特龍緩步登上國父紀念館的舞台，在鎂光燈閃爍、快門不斷咔嚓的氛圍中，他從總統馬英九手中接過行政院體委會頒發的運動菁英獎「終身成就獎」，蔡特龍體育生涯的成就在此刻攀上了另一高峰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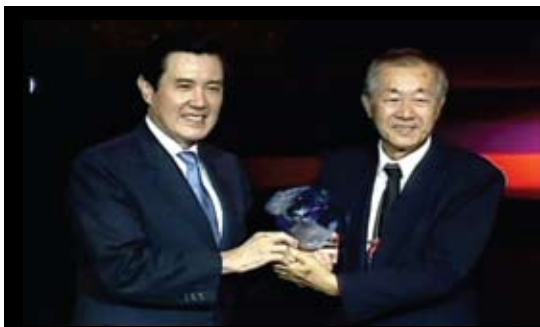
步下舞台後，「恭喜校長」的祝賀聲此起彼落。當了八年半的台北體專校長，雖然早已

交棒，但蔡特龍在體育領域至今退而不休，在許多人的心目中，蔡特龍依然是「蔡校長」。

這個獎項對蔡特龍而言，可謂實至名歸，他在學校體育、社會體育的貢獻，同樣發光發熱。

蔡特龍從學校教練當到奧運代表隊教練，培育了三位亞洲田徑賽金牌得主；教師生涯從助教、講師、副教授，升至教授，並兼任過訓練主任、教務主任，一直當到校長，同時身兼全國大專體育總會會長、副會長、秘書長等職務。

社會體育方面，蔡特龍除了參與奧亞運選訓專案小組，以及多個單項協會的選訓工作外，1994至1997年，接受會長郭宗清延攬，



2008年蔡特龍校長（右）從馬英九總統手上接獲運動菁英「終身成就獎」。（體委會／提供）



1994年廣島亞運前，蔡特龍（左）在左營訓練中心，接受行政院長連戰贈送中華代表團加菜金，這一年中華代表團獲得7面金牌，一掃1990年北京亞運零金惡夢。（蔡特龍／提供，蘇嘉祥／翻拍）

擔任全國體育總會祕書長。在郭會長領導下，蔡特龍將訓練組分成技擊、球類、個人競技等三組，結果在廣島亞運會締造七金（7 UP）的輝煌成績。

命與運

蔡特龍是田徑選手出身，在不同的體壇崗位都很執著，他堅持一步一腳印，也印證了行行能出狀元。

這位溫文儒雅的體育大師，來自台南縣歸仁鄉，他原本可能順從雙親之意，一輩子過著「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」的耕稼生活，但後來靠著自己的努力與師長的提拔，終於徹底改變了命運。

這位「庄腳囡仔」於1937年（民國26年）出生，1950年從歸仁鄉保西小學畢業後，考上台南農校初中部農藝科，本可直升高農，但後來放棄，考上南師體育科。

蔡家在歸仁、七甲接壤處，擁有一些農地，雖然有些分散，但家人勤於耕作，也能維持小康家庭。平常種植水稻、地瓜，或是收成過程非常費工夫的黃麻。冬天種高麗菜，有些較乾的農地則種甘蔗。

事實上，蔡特龍考上台南農校初中部時，也獲歸仁初中錄取，從他家騎腳踏車到歸仁初中，單程約十分鐘，到台南農校則要花四十分鐘之久，蔡特龍捨近求遠，就是不想辜負父母的期望。

然而，蔡特龍很迷運動，國小以剪式跳過1公尺30，獲全校跳高冠軍；在台南農校念書

時，他除了踢足球外，排球、籃球也擅長，由於運動成績嘎嘎叫，於是有學長鼓勵他報考台南師範學校體育科，就這樣與體育結緣。

這時候，蔡特龍一生務農的觀念有些改變，而且覺得能當老師也不錯，既然機會來了，他決心「改行」。

進到南師，蔡特龍才發現自己的運動實力其實還差人一截，譬如跳高，有人跳過1公尺70，甚至達到1公尺80；這不打緊，蔡特龍開始鑽研訓練課程，打算朝教練方向發展。

1956年，蔡特龍從南師畢業時的總平均成績超過80分，被分發到台南市顯宮小學任教，教了兩年，為了追求層次更高的教練夢，他考上師大體育系，1962年畢業，被聘到台中師專擔任助教，一待就是六年。

蔡特龍人生命運另一個重要轉捩點，應該是1968年，他得知台北市政府要創設體育專科學校，心想上台北的發展機會應該較大，於是主動寫信給即將擔任訓導主任的老師劉紹本，請他向籌備主任林鴻坦（今台北市立體育學院首任校長）推薦，獲得應聘，於是蔡特龍從中師轉到北體，擔任講師，並兼任課外活動組組長，接著升主任。

感恩與傳承

提到劉紹本，蔡特龍至今仍心存感激。劉紹本曾先後任教于嘉義中學、建國中學、淡江文理學院，也是蔡特龍在台南師範就讀時的導師，一路提拔蔡特龍。劉紹本後來成為北體第二任校長，之後由蔡特龍接棒，師生先後擔任

北體校長，一時傳為美談。

蔡特龍的專長是田徑，剛進北體時，他與林敏政負責的棒球、江洽領軍的足球，形成當年北體訓練體系著名的「鐵三角」。

大學時代，蔡特龍專攻撐竿跳高，他回憶說，當時他的成績剛好達到3公尺的標準，就有資格代表師大參賽。名次雖然不佳，但奠定這個基礎後，蔡特龍對跳躍項目領域特別有興趣，尤其是撐竿跳高。

不過，蔡特龍後來直接或間接調教的得意門生當中，卻都不是撐竿跳高選手。他有三位學生在亞洲田徑錦標賽得到四面金牌，包括男

子跳遠陳進龍（1973年在菲律賓馬尼拉）、男子110公尺跨欄及400公尺跨欄戴世然（1975年在韓國首爾、當時稱漢城）、男子3000公尺障礙黃文成（1983年在科威特）。

蔡特龍退休後，不忘獎勵後進，每年自掏腰包，捐款作為北體的獎學金。他會這麼做，是想回饋，因為他的雙親都未受教育，一個農家子弟既沒財力，也沒人脈，但一路上幸得貴人相助，才有今天。

談到恩師，蔡特龍不會忘記周鶴鳴、朱匯森，這兩人在大陸求學時是中央大學同學，私交甚篤。周鶴鳴在師大教過蔡特龍，對體育教學有所啟蒙，1961年周鶴鳴奉派到台中，創立省立體專；他推薦蔡特龍到中師任教，當時朱匯森是中師校長，後來擔任教育部長。

蔡特龍與朱匯森一直維持師生情誼，互動



↑蔡特龍校長（左二）和三位高足戴世然（左一）、黃文成（右二）、陳進龍（右一）合影。（曾清淡／攝影）

←1971年蔡特龍（右）是中華手球代表隊長，和來訪的香港隊長交換隊旗。（蔡特龍／提供，蘇嘉祥／翻拍）

甚佳，1985年10月，台北市政府遴選北體校長繼任人選時，朱匯森是蔡特龍的推薦人之一，另一個推薦人是時任全國田徑協會理事長的聯合報系創辦人王愷吾；當年的台北市長是許水德。

1994年4月，蔡特龍接任全國體總秘書長，辭去快任滿的校長職務，由鄭虎繼任。

在田徑界，蔡特龍遇到兩位貴人，一個是王愷吾，另一個是田徑女傑紀政，他們合力打造我國田徑運動的黃金年代。

王愷吾在長達16年（1973至1989年）的任期間出錢出力，而且真心關懷田徑，每逢

比賽就會驅車前往觀賽，有時拉一把裁判用的小板凳，獨自坐在終點附近為選手加油，甚至風雨無阻，即使在大太陽底下，戴著一頂斗笠遮陽，一坐就是兩三個小時；每當蔡特龍見到這個情景，都會為田徑界有這樣一位大家長而深感慶幸。

王愷吾任內還訂定優秀選手獎勵辦法，各項目按成績層次的不同，頒發獎助金，這是國內單項運動協會的創舉，甚至比政府頒訂的中正、國光體育獎章獎勵辦法更早實施。王愷吾把理事長棒子交給紀政後，繼續在幕後資助四年，讓紀政能夠無後顧之憂、放手一搏。



蔡特龍（右一）和紀政（左起）、楊傳廣、吳阿民是當時台灣田徑界重要領導人。（蔡特龍／提供，蘇嘉祥／翻拍）



2009年蔡特龍在新建的台北體育處門前，回首體育運動過往，感覺人生無憾。（蘇嘉祥／攝影）

至於紀政，蔡特龍認為紀政從國外帶回許多新觀念，為國內田徑運動注入活水，而紀政搭起的舞台，他有幸躬逢其盛，可以在這個舞台上盡情演出。

田徑一直是蔡特龍的最愛，他認為田徑是「運動之母」，一切運動都要有良好的體能底子。「底子好，成績就會好。」

筆者與蔡校長的訪談，是在台北市社教館對面的一家咖啡館進行，從座位上即可眺望新體育場，那個地方曾是蔡校長最熟悉的教學與活動場所。

歷史與情感

早年，台北市立體育場是單獨管理，場長由歐陽元添擔任，後來由北體校長兼任場長，而這座位於敦化北路、南京東路交口的體育場，於1956年蓋好後，因地段好、使用率頗高，但因年久失修，經常到處漏水，蔡特龍戲稱，抓漏是他在場長任內最感頭痛的工作之一。

北市體育場走過50年歷史，終於在2006年11月底拆掉重建，以作為2009年聽障奧運會的主場地。拆除前，北市田委會舉辦了一場紀念賽，邀請歷年來在國際賽獲獎選手回到體育場重溫舊夢，蔡特龍和楊傳廣、紀政、吳阿民等老將，共同見證歷史，蔡特龍感觸特別深，因為他和這座體育場的感情濃得化不開。

不過，體育場館老舊翻新，本是天經地義，蔡特龍在校長兼場長任內也把南京東路的羽球館收回，改建成三個樓層的多用途綜合體

育館；另徵收天母運動公園預定地，蓋了棒球場及規畫台北體院新校舍，共花了200多億的土地徵收費用。

北體現已搬到天母，蔡特龍目前在大學部一周還有兩堂課，教授運動力學、運動訓練法、休閒活動管理等課程。

回顧體育人生，蔡特龍自認比多數體育人幸運。他的資歷非常充實，歷年來出席多次國際學術會議及帶隊出國比賽，足跡遍及全球五大洲；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會，他則以中華代表團技術督導的身分，見證了棒球隊勇奪銀牌的榮耀。

超越與成長

1997年交出全國體總秘書長的棒子後，蔡特龍閒不下來，他在日本友人的建議下，想在台灣推展迷你高爾夫，他擔任籌備會主委，1999年5月成立全國協會時，並出任理事長，一眨眼已過了十多年。

除了田徑訓練，蔡特龍對社區體育也有涉獵。1975年11月，他與師大林正常和王宗吉、輔大黃彬彬，以及省體沈輝雄和杜登明等六名老師，取得教育部的專案公費，前往日本東京教育大學進修半年，蔡特龍的研究領域是社區體育，並利用機會蒐集日本運動人才培養的資料。

2008年8月，蔡特龍出席中華民國體育學會舉辦的「體育政策推動策略論壇」研討會，他在會中提出諍言，建議政府延長優秀選手的退休年齡、運動設施要為高齡人口設計，而且

在課後增設親子運動班，讓各年齡層的民眾都可以隨時運動。

他說，台灣人口結構改變，高齡人口增多、「少子化」現象發生，都影響未來這些人口結構的運動習性。

筆者在訪談中，又聽到蔡特龍語重心長地提及少子化現象，「不生的就不生，若生一兩個一定當寶」，這將使得運動人才更難尋覓，政府必須正視這個問題。

對於體育發展，蔡特龍呼籲政府不能光是喊口號。他舉當年的足球熱為例，李登輝、陳水扁在總統任內，都曾經在世界盃期間開出支票，說要全力推展足球運動，甚至於要送優秀選手及教練前往中南美洲取經，還分別誇下「多少年後，要讓台灣足球運動如何如何」的海口，結果都沒有兌現。

一生投入訓練工作，蔡特龍最常勉勵學生和選手：「要超越別人，首先要超越自己，如果連自己的紀錄都無法突破，怎麼可能贏別人？」

早期，外界常以「四肢發達、頭腦簡單」譏諷運動員，但蔡特龍的看法不同，他認為能夠當運動員，擁有發達的四肢是沒錯，但頭腦並不簡單，只是有些選手不太用頭腦是真的；他呼籲教練應多多鼓勵選手，選手也要自我警惕，否則永遠會被人家看不起。

蔡特龍的訓練心得，有頗富哲理的體認。他說：做人做事就像投擲標槍或其他三鐵，用力和投擲方向要一致，才能發揮效率；選手勤加練習才能使重心穩定，才能用上力。

他強調，「要向上跳，必先向下用力，才能獲得良好的反作用力。」

蔡特龍期勉教練們，訓練一定要有良好的生活習慣，教練要做好選手的管理工作，包括生活規律的管理、訓練強度和份量的管理，如此，選手成績才能穩定成長。

至於老人家或上班族，往往會以「沒有時間到戶外運動」當藉口，偷懶不運動；蔡特龍建議他們不妨添購腳踏車或跑步機擺在家裡，設定速度，強迫自己運動，而且一定要逼出汗來，更要持之以恆。他特別提醒說，老人家光是打太極拳或做柔軟操，運動量一定不夠，因為這樣很難流汗。

家庭與體育

談到家庭，蔡特龍三名子女均已成家立業，他早就開始享受含飴弄孫的天倫之樂，目前有內、外孫共六個。

蔡特龍和夫人林璉珊（小名阿香）已結縭40餘載，兩人認識時，蔡特龍約23歲，比她年長5歲。那是蔡特龍初出社會，在顯宮小學任教的時候，林家就在學校旁邊，林璉珊剛由台南女中初中部保送高中部。

那時學校初創，條件極差，無水無電，即使有水也是水溝的圳水，住在校舍的蔡特龍孤家寡人，由林家就近照應，他與林璉珊日久生情。交往約七年後，蔡特龍在30歲那年結婚，當時他在台中師專任教，夫人則在台中女中教英語。

林璉珊從台南女中畢業後，考上台灣省立

師範大學（現今台師大）英語系，她的成績一級棒，被編入實驗組。這是與亞洲教育交流協會建教合作，部分師資來自美國，採取美語直接教學方式。

林璵珊扎下的英語底子，除了教學外，也在田徑界作了貢獻。台灣早期的國際田徑規則，都是靠「二手翻譯」，通常是從日譯本再加工，名詞、用語常有落差，甚至言不及義。

紀瓊擔任田協協會秘書長後，決心來個大改造，於是由她帶頭，蔡師母負責翻譯，配合蔡特龍的專業素養，足足花了兩個月的時間，終於完成了第一本中英對照的國際田徑規則，送給多位田徑界大老審閱，才算大功告成。

當時，蔡師母是北一女中的英文老師，蔡特龍則兼任田協裁判組長，任內他還建立從縣市級、省級到國家級的裁判制度，沿用至今。

蔡師母從師大畢業後，先到台中女中任教，當蔡特龍轉到台北體專任教時，蔡師母原本打算跟著北上，但台中女中不放人，因為蔡師母教的是高三，換老師影響層面頗大。於是蔡師母只好暫留台中一年，那時第二個小孩剛出生。

蔡特龍回憶說，那一年夫妻分隔兩地，住在學校宿舍的夫人除了教書外，還要哺育新生兒，非常辛苦。1969年，蔡師母來到台北與夫婿團聚，租屋而居，她先在師大附中教了兩年，再轉到北一女中任教長達27年，然後在年滿55歲，利用「55專案」實施的機會退休。

蔡師母在「55專案」的所得約40餘萬元，她全數捐出，並湊成50萬元整數，做為北一女英語績優學生獎學金；為了鼓勵體育優秀學生，保留兩個名額給體保生。

目前，蔡家三個子女在不同領域分別闖出一片天。長子畢業於台南師院，任教於土城，還兼任學校心理輔導室主任；次子從台大電機系畢業後，直升研究所，後赴美就讀南加大，目前在矽谷擔任蘋果電腦工程師；么女學交通工程，交大畢業後直升研究所，通過特考，任職於交通部，之後赴美，在加州爾灣大學進修博士，學成後返國繼續貢獻所長。

有如此美滿的家庭令人稱羨外，相信蔡特龍校長的為人處事之道，亦是值得后輩學習景仰之處。

蔡特龍夫婦（中）積極推展迷你高爾夫，和國際迷你高球總會前、後任會長在台北聚會。（蔡特龍／提供，蘇嘉祥／翻拍）

